

笔落惊风雨

□苏州 黄莉

壬寅岁末,江南寒冬中最为燥热的一天,气温飙升到了近20℃。在热情的师母吴女士的引领下,我走进吴园。这是徐惠泉老师的宅邸,贴水而建,有小桥回廊,经典的江南园林造型,脚手架还未拆除,师母说,房子旧了,有的木质栏杆已经腐烂了,翻修工程还未结束。徐老师的工作室名为莲香轩,和院子一样,都与师母的姓名相关。院子不大,进门右侧有一泉井,石井栏上镌刻着脸盆大的一个惠字。

徐老师名籍籍甚,他的作品正在江苏省美术馆参加“2022江苏省优秀美术作品系列展”,还有扬州的“当代翰墨名家癸卯迎新展播”也在邀请他参展,他繁忙地奔波于南京和苏州等地,能抽出时间见我,我非常激动。他从莲香轩中走出迎向我,脸上的笑容真诚朴实得像邻家大哥,身子微微前倾,双手习惯性地抱拳相握,憨厚恭谦,使我不禁联想起古人。方薰在《山静居画论》中评说沈周:“石田老人笔墨似其为人,浩浩落落,自得于中,无假乎外……”形容沈周画如其人,胸怀磊落,性情敦厚,同样是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,同样根植于姑苏大地而享誉海内外,徐老师与沈周的气质一脉相承也!

我忐忑地展开国画小品草稿猫石图,请老师斧正,手心黏黏的,竟然全是汗。

师母走过来与我聊了几句,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。师母标准的“鹅蛋脸”和大眼睛,定是徐老师笔下“螭首峨眉,巧笑倩兮”的古典美人的原型。怕有恭维的嫌疑,我没有说出口。

徐老师将我的小品放上毛毡墙,戴上黑框眼镜,往后退了几步,仔细地看了一下,问了我创作的过程,肯定了我兼工带写的方式,表扬了我的短毛猫眼睛画得

传神,我知道这是对我的鼓励。我学画近四年,主攻工笔,这其实是我画的第一只工笔猫,小试牛刀,心里没有底。徐老师说,没骨的假山形状平了一些,层次感还欠缺。

“假山用什么颜色调的?”徐老师问。

“二绿加墨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看,左面半边的石头缺乏冷峻硬朗的质感。”徐老师用冷峻硬朗这个词,来形容石头的个性,让我回味无穷。

徐老师马上调好了同样的色彩,边说边用淡墨调整了左边假山的轮廓形状,又用重墨加深石头的镂空和阴影部分,假山立显凹凸分明,整个画面也有了节奏感。

接着,徐老师开始写背景。只见他略微思考了三秒钟左右,意在笔先,然后轻松挥毫,用没骨法画出棕榈树的树干和枝叶,在树后和右下角补上了数根竹子,浓淡相宜,疏密有致,动感诗意的初春夜景跃然纸上:夜未央,棕榈叶轻摇着月光,窸窣窣窣,拔节的嫩竹被风吹弯了腰。一只顽皮的小猫爬上了假山,回首倾听晚风的浅唱低吟……竹间春风从纸上溢出,扑面而来。

有幸观摩徐老师现场作画,我为其娴熟的手法而叹为观止。最佩服老师对画面的把控力和行笔速度,腕下生风,涉笔高妙,淋漓毫楮,一气呵成,没有丝毫的滞留和停顿。我特意看了一下时间,连改带画不到十五分钟。

画完后,师母贴心地递上吹风机。老师吹干墨迹后,又将画作上墙,退后三四米远看,自觉非常满意,对我说,你看现在画面协调了。

我沉浸在老师挥洒自如的动作和技法中,感觉来不及消化。想起一个月前去苏州高新区国画院“徐惠泉艺术空间”学习的场景。在观赏近千幅优秀作品后,我注

意到该空间门口有一电子屏,播放着媒体采访徐老师的场景,我记住了徐老师告诫年轻人“努力在当下”的一段讲话。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徐老师是一面“躬行”的镜子,当他告诉我他年轻时曾每天画三十多幅人物画时,我照出了自己的懈怠,一下脸红了。勤勉求实的品德是他成功的基石。他致力于工笔人物画的汲古开新,出版了逾百册作品专辑,已经形成了一套以“工无限”为主旨的成熟的艺术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,为中国工笔画的现代重构和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准备落款了,徐老师让我想个画题。为了体现作品的动感,我取名《摇风》,得到了老师的认可。老师又出了一个考题,你看落款应该在哪个位置?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,待老师用手点了一下位置才恍然大悟。

老师确认了下我的名字,跟我讨论了关于“补景”还是“补境”的措词,老师说落款写癸卯迎春以迎接新年如何?我拍手赞同。他先在废纸上试写了一下落款,然后才在画的右边写下了三行落款:“摇风癸卯迎春黄莉画猫石图惠泉补境并记”,并盖上了他的印章,在他印章上方留出了我印章的位置,嘱我回去盖上,还细心地关照了印章的尺寸和盖章注意事项,让我受宠若惊。在徐老师改画的过程中,师母一分钟也没有闲着,她知道我有些听障,默默地在旁边用手机拍了录像发我,让我回家再体味,我感动得差点落泪。

临别,徐老师帮我用报纸整整齐齐地包了改好的画,又送了他亲书的福字给我。师母摄下了我拿着画作和福字与老师在吴园门前合影的珍贵瞬间。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,除了赠到徐老师的墨宝和福气,我觉得自己学到了许许多多……

春来草自青

□陕西西安 惠军明

春风渐暖,阳光明媚,那些田间地头的各种青草开始潜滋暗长,准备染绿整个春天。

漫长的冬季是青草的蛰伏期,它们或以枯萎的状态示人,或卸去浓妆,或蜷曲成团,或零落成泥。青草在冬日里酣睡,在凛冽里隐匿,在肃杀里遁形。当人们已经习惯萧瑟苍野,渐渐将它们淡忘时,几度春风却突然将它们唤醒。钻土破泥,抖落疲惫,舒枝展叶,蓬勃生长。小草们使出浑身解数,终于挣脱了季节的束缚,完成了生命的蜕变,绿意盈盈,涅槃重生。

青草是我熟悉的朋友,从小便陪伴着我成长。当我不记事或者记事起,我就在田野里行走奔跑,在草丛里追逐嬉戏。不知有多少次,我埋首在碧绿的青草丛里,观察各种各样的小虫,它们或在那里龙争虎斗,或在那里忙碌觅食,或在那里伪装藏匿;不知有多少次,我穿行在青草蔓延的田野间,有意或者无意瞧它们在微风中轻舞飞扬,在阳光下肆无忌惮地招摇,好不逍遥快活;不知有多少次,我坐在青草环绕的土地上,嗅着青草的芳香,深沉遥望着高天流云,凝神遐思,放飞自己的梦想。

“青草”曾经是我的菜粮,填充温暖过我的肚肠。小时候,在阳光和煦的春天,我都会提着蛋笼,拿

着铲子,到田野里去采挖野菜。野菜也属于青草,只不过是青草中的异类罢了。我踱着步子,时而蹲下,时而站起,时而弯腰,在青草丛里仔细辨认寻找。遇到一丛丛新鲜茂盛的野菜,我便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,欣喜异常,跑过去快速地采摘,生怕它们逃走似的。野菜采挖回家,从蛋笼倒出,聚成一堆。家人仔细挑拣,摘除枯叶,拧掉残根,涮洗干净。野菜吃法多样,可以当配菜包包子包饺子,味道鲜美;也可以和其他蔬菜煎炒炸炖,其味清淡爽口;将野菜和入面中蒸成“菜疙瘩”,味道也很不错的。

青草是我的美学导师,它给予我很多审美感受。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”从小背诵的这首青草诗,脍炙人口,歌颂生命力的顽强,给人以哲学的沉思。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《敕勒歌》里的草原辽阔,青草茂盛,淹没牛羊,极具雄奇壮美。“野有蔓草,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”出自《诗经》的诗句,以清晨带露的野草起兴,引出美人出场,婉约动人,极其优美。描写青草的古诗词,放飞我的想象,撩拨我的心弦,启迪了我的文学梦。“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”这首经典《小草》歌曲,

讴歌平凡者的梦想和追求,表达豁达乐观进取心,曾经引起过我的强烈共鸣。至于绘画影视中的河畔青青草,荒野古道,山草怪石,都给人别样的审美感受。

当然青草不只有正面形象,有时也扮演着反面角色。青草一直是躬耕乡民的大敌,和它们的斗争从未停息。农人们赖以生的土地里,庄稼和野草从古到今都在上演着激烈的争夺战。庄稼是被人类驯化的野草,承载着乡民的希望,但野草不知趣,疯狂与它们争夺资源,理所当然成为人们憎恶的对象。手拔,刀割,锄头铲,喷洒除草剂,等等,乡民们想尽办法去除野草,捍卫劳动成果。野草的生命力极其顽强,拔掉了再长,锄掉了又生,与它们反复较量,比拼耐性,长期作战,最终在更智慧更执着的人类面前它们败下阵来。

春去春又回,春来草自青,青草的存在令人咀嚼回味。春草从不嫉妒沉甸甸的收成,也不在乎野火会不会烧尽铅华。冬去春来,它们只是饱蘸生命的浓墨,在诗画一般的广袤大地上不停地恣意抒写,热情奔放,淋漓致致地挥洒绿色的畅想。

春去春又回,春来草青青,自然的大戏、人生的大戏又将上演,让人如何不期待呢?

那碗豆腐脑

□安徽蚌埠 徐玉向

一头黑驴,被蒙着眼睛,套着杆子默默地围着磨盘打转。舅妈不断地朝磨盘上加豆子,几只笨重的木桶陆续被装满,老舅伸手搬到架子上运回家。

老舅家西北角,一面贴着墙的大灶上面,置着一口让我在里面洗澡都绰绰有余的大铁锅。灶口正对着西南角码得整齐的柴禾。房梁上悬着一截手臂粗的麻绳,下面捆着一个树杈做的挂钩。一张撑着十字架的纱布滤网对着一口大水缸。南墙根下擦着一堆装豆腐的木托盘。堂屋的北面是一个条几,唯有对着门的地方搬了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。

木桶抬进屋子后,先一瓢一瓢地舀到滤网中,一个人专门轻轻推着撑子的把手来回晃动。此时的豆浆汁,仿佛摇篮中的婴儿,开始轻轻翻滚,渐渐沉寂下来。

过滤了杂质的豆浆再倒进大锅里煮。大锅里的热气不断升腾,慢慢充盈在屋子的每个角落。阳光好奇地从窗子溜进来,也仅仅在空

空的水缸沿盘旋了一会,仿佛就被大锅的杰作唬得止住了脚步。

椅子上的我,再也坐不踏实,伸着脖子直勾勾地瞅着热气在半空中不紧不慢地跳舞。也不知道熬了多长时间,咽下多少口水,直到舅妈拿来两只空碗,再掂起长臂铁勺伸向沸腾的大铁锅。

平放在八仙桌上的那只碗,似乎已裹不住随时都要升腾而去白白嫩嫩的豆腐脑。仿佛不带一丝人间烟火气息的家伙,就这么横在粗糙的大瓷碗里,直挺挺地勾着我的魂灵。一股说不清的香,直透脑门。此时的我,趴在那张八仙桌上,心情绝对不输参加王母娘娘的瑶池盛会。我一边眯着眼盯着碗,一边对着同样一脸笑容的小表哥。舅妈撒向碗中的那一小勺白糖,成为这道美味最佳佐料。

柴禾一把把向灶里填,热气一缕缕向外钻,大锅咕嘟咕嘟地响。在努力吞咽美食的刹那,我猛然瞅到灶台前埋头烧火的老舅,他的身上似被水浇过一般。

和故乡一起老去的母亲

□吉林通化 李勇

客居异乡,蓦然回首,故乡已然成他乡。

白天尚好,忙碌的工作填充我饱胀的思绪,一旦夜晚来临,独属自己的乡愁无处安放。每年的春节和清明节,我都尽可能地赶回故乡,回到东北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,祭奠祖先祭奠父亲,那里是我的根脉所在。

母亲和父亲一直居于故乡,纵使使我们姐弟如何劝说,始终不愿随我们到城里生活,孤独地守着老村旧宅。六年前,父亲撒手人寰,离开了他深爱的土地,留下了形单影只的母亲和红砖青瓦。

母亲从此在城市和乡村间往返,一头是刚出生不久的孙女需要帮助养育,一头是她最爱的土地,哪头都割舍不开。每每春耕,秋收,母亲都会早早回到乡下,齐整葱绿的菜圃和一望无际的田野间,母亲担水、施肥、除草,菜地的每一寸土地,都留下母亲滴落的汗珠。

我在月照窗棂的深夜回到故乡,没有通知母亲。沿着斑驳的水泥路,沿着一株草一根藤的土路回到故乡。故乡睡着了,狗在打鼾,鹅鸭在沉寂,牛羊停止了吼咩……整个村庄都在沉睡。母亲也沉沉地睡着了。

那一夜,借着月光,我瞥见伴我成长的院落:虽已立春,寒风仍然料峭,犀利的夜风吹掉新贴的春联一角,在黑夜里呜呜作响。院子一隅,是半朽的土篮,残败的提梁、岁月侵袭千疮百孔的柳条框底,还有遗留的点点积雪,直晃我的眼。

唤了声“妈”,没回应,又唤一声,母亲慌乱地开灯,披上外套喊着我的乳名。我窥见母亲的皱纹,她垂落的头发花白,身上的肌肤宛如冬日里人们放弃的葵花头上的籽粒一样干瘪。转身要下地做饭,

我急忙制止,告诉母亲我已吃过。

这一夜,母亲睡得很沉,鼾声四起,我在月光中望着母亲,心酸在眼底沉积。

元宵节那天,我开车和母亲去父亲莹地送灯。压过坟头纸,三炷香点燃插入土中,黄纸燃起,灰烬夹着火星盘旋而上,在风中散落。一边用木棍围着坟的周围画个圈,一边用木棍拨弄着黄纸,让它燃烧得更加充分。母亲嘴里嘟囔着,正月十五和孩子来给你送钱,想吃想买随便花,保佑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平安如意。

我跪在坟前,恭恭敬敬地磕上三个响头,告慰父亲。母亲背转身,寒风抖起她的衣襟,满头霜白在风中摆动。

回去的路,母亲走在前头,佝偻的身影在风中瑟瑟发抖,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踱步,远去的脚印弯曲歪斜。我脱下羽绒服披在母亲身上,母亲推给我:“不冷啦,最近老是梦见你爸,活着受累,未了受罪,我心里难受……上上坟,烧烧纸,叨咕叨咕,就好了!”

房屋和树木在后移,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多是老者,迎面而过的身影,这些年拄着拐棍的,牵着娃儿的曾经熟悉的身影,在后视镜里慢慢变矮变小。房屋比以前宽敞明亮,却鲜有人来往。

母亲走下车,慢慢移步老屋。暖阳里我看见猪圈和鸡架都是空的,多少年了母亲不再养鸡、养鸭,猪圈里放满了杂物,木质的葡萄架在风雨的肆虐中坍塌下去——故乡老了,老屋老了,母亲老了!

我在晨曦中驱车离去,车轮和故乡的方向背道而驰,我怕看见灶膛里燃起的柴火映照出苍老的母亲,怕听见她暖心的话语,在我的心里一遍一遍回响……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5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